

“张派”唱腔艺术简说

■代丽

“张派”唱腔艺术，指京剧表演艺术家、“四大名旦”之一张君秋先生首创的唱腔艺术。但是，“张派”唱腔艺术现在又不止是指张君秋先生一个人的唱腔艺术，而是作为京剧艺术中的一大流派的总体唱腔艺术。当然，不论“张派”传人多么众多，如王蓉蓉、薛亚萍、杨淑蕊、张萍、董翠娜等人，也都以张君秋先生为宗师。笔者学唱“张派”艺术多年，曾主演过“张派”名剧《状元媒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春秋配》等剧，现结合个人的演唱实践与理性思辩，对“张派”唱腔艺术的审美特征谈几点拙见，以作引玉之砖。

一、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

古今中外，凡有卓越艺术成就的大家，无不博采众长，自成一家，张君秋先生亦如此。

张先生14岁即从孝凌枫学京剧，专工青衣。16岁即与雷喜福合作演出。此后又与孟小冬、王又宸、谭富英、马连良等京剧名家同台演出于京、津、沪等地，声誉甚著。之后又拜王瑶卿为师，并受教于京剧“四大名旦”——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。

张先生丽质天成，扮相雍容华贵，嗓音清脆嘹亮，饱满圆润。在唱腔演唱上，他吸收了“梅派”的“甜”、“程派”的“婉”、“尚派”的“坚”、“荀派”的“绵”，合四家之长为一，形成了“张派”独特的刚健委婉、俏丽清新的艺术风格，于端庄中见华丽，在典雅中见深沉。

张先生尤擅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，他创制许多新腔，都遵循从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出发，做到“以情带声，声情并茂”。例如《望江亭》中谭记儿的〔南梆子〕唱段“我只说杨衙内又来搅乱，却原来竟是个翩翩少年。”他在声音的变化、气息的控制、旋律的起伏中，都紧紧为表现谭记儿此时此刻特定的心境——惊喜交加以及对白中的爱慕之情的这一特定内容上。又如《状元媒》中柴郡主的一段〔二黄原板〕“自那日与六郎姻缘相见”，是表现柴郡主自从见了杨六郎（杨延昭）之后，深深地爱上这位英俊威武的青年。她焦急地盼望着这件美满的婚事早日成功。为表达剧中人物的这一特定思想感情，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〔二黄原板〕的板式特点，即在中速、节奏平稳、调式色彩善于表现柔和深情的基础上，运用排比句唱腔，充分运用了“欲慢先快”、“欲高先低”、“欲强先弱”、“欲拖先紧”等辩证的艺术手法，有力地表现出柴郡主的深情柔婉、含蓄蕴藉的内在情绪，遂使这一名段成

为经典唱段。

二、精雕细刻 技巧奇绝

张先生的演唱艺术，讲究精雕细刻，技巧奇绝。他注重以调节气息的方法控制声音的变化，将高、低、轻、重等各类声音都唱得十分完美。他不仅做到了“依字行腔，字正腔圆”，熔字儿、味儿、气儿、劲儿于一炉，而且充分运用各种演唱技巧，使“张派”唱腔达到炉火纯青之境。

张先生的嗓音条件特别好，他的音域十分宽广，能唱两个半程度，即从小字组的a到小字组的c3，共有十七度之广。他的低音区饱满清晰，中音区甜美柔和，高音区清脆明亮。他的演唱吐字清楚、明晰达远、收放自如、韵味深长。这除了他的嗓子条件好之外，更为重要的是他善于运用各种演唱技巧，尤其是呼吸技巧与用气技巧。

他精于运用“偷气”的换气方法，利用京剧伴奏中的包、托、垫、衬的特点，拉繁唱简。伴奏部分对旋律作加花处理，而唱腔则蜻蜓点水，似断非断，似连非连，即“胡琴垫字偷换气”。这种唱腔与伴奏的关系，如同大江中的一叶轻舟，江水只管奔腾宣泻，轻舟却顺流而下，行进自如，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。例如《诗文会》中车静芳的〔西皮原板〕“怎奈我惊弓鸟心胆俱寒”。这段唱腔表现车静芳这个少女在婚姻问题上受骗之后，当别人再谈及此事时心有余悸。张先生在“心胆俱寒”的旋律之后，便用了迂回婉转的低音拖腔，并运用了“偷气”的方法，既从人物感情需要出发，又处理得恰到好处。

他还精于运用预备性呼吸的方法。即遇到高音、长音或拖腔之前，运用预备性呼吸法，从而保证长音、强音坚实有力，使长拖腔连绵不断。例如《诗文会》中“可笑他无才学自讨无趣”这段〔西皮流水〕，在“徒”字前就用了预备性呼吸法。

他更精于气息控制法。例如《状元媒》中〔西皮导板〕按〔西皮原板〕中的“事到此顾不得含羞满面”，就很好地运用了气息控制法。

三、讲究布局 错落有致

一方面，张先生强化唱腔高潮的艺术处理，如《状元媒》中“自那日”中的最后一句，即是高潮，演唱得淋漓尽致；另一方面，有时他并不演唱，而由伴奏拉出，如《状元媒》中，有的旋律就并不唱出。高低错落，色彩纷呈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